

因鸦片丑闻被闻一多拒发聘书的名士刘文典

3



民国教授往事

汪修荣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痴……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他看不起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辜鸿铭留恋中国的传统文化,连带传统文化的糟粕,一并吸收,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的癖好。这样的他,却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理由,反对男女同校。一时传为笑柄。

大师风采

当面顶撞蒋介石被关押

在民国教授中,校勘学大家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也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这一代学人的风采。

刘文典,生于一八八九年。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因父亲以经商为业,家境较好,所以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外语教育,后通晓英德日等多种外语,这在民国学人中也是较少的,这大约也是他后来倨傲的一个原因。一九〇六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同年,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加入了同盟会。一九〇九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

一九一二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经常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在场的刘文典也手臂中弹受伤。同年再次流亡日本,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九一六年,刘文典回国,残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不满,决定专事治学之道。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

一九二八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兼预科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诬蔑学生捣乱,请军警弹压,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时值蒋

介石路经安庆,蒋对此十分恼怒,召见刘文典训话。

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这次见面自然很不愉快,“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高伯雨《刘文典与蒋介石》)据说,见到蒋介石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却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恼怒。还有一种说法,说蒋曾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致电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以及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迫不得已,最后同意保释,但要求刘文典即日离开安大。

以说日语为耻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陆

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的工作,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的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其爱国行为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

最看不起的人是沈从文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一九一六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二十一卷,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鉴于刘文典的名声,罗家伦掌执清华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北大教授。

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

己只能算半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最看不起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西南联大副教授,已经出版了几十种作品,在文坛上名声很大,所教的《语体文写作》等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始终对他抱有偏见。一九四三年七月,听说西南联大拟聘请沈为教授时,刘居然悻然大怒,不屑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我可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段子流传甚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夹在人流中,很是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

“二云居士”与磨黑风波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素有名士之称的刘文典有一个雅号,人称“二云居士”。“二云”指的是“云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和“云土”(云南产的鸦片)。刘文典嗜食“二云”,故得“二云居士”之雅号。

刘文典染上烟瘾,据说起因于长子之死。因失子之痛,为打发排遣内心伤痛,麻醉自己,吸上了大烟。到云南后,因地产生云土,便又烟瘾复发。

磨黑是滇南著名的茶、盐和鸦片的集散地。距昆明有千里之遥,当时为大豪绅张孟希

控制,张希望从昆明聘请一名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母亲撰写墓志铭,以光耀门楣。因地处偏远,路上又危险,一般人不肯前往,最后选定了刘文典,因为知道他嗜食鸦片,而当时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生活都很困难,根本无力购买鸦片。

鉴于刘文典当时的名声地位,张孟希表示除供给鸦片,还愿承担刘一家三口费用,回昆明时再送五十两(一说十两)“云土”作为酬谢。这样的条件在战时算是十分优厚的,所以刘便接受了这个邀请。到磨黑后,张很讲信用,对刘一家十分客气。刘的工作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文选及简单应酬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很过了一回烟瘾,四个月后被张礼送回昆明。

刘此行目的主要在鸦片,因此校内议论纷纷,虽然学校聘任委员会准备聘任他,但性格耿直的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坚持认为刘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拒不发给聘书。事情闹大了,刘文典给清华校长写信申诉,但闻一多坚持不肯通融。最终刘文典未能回到西南联大,改去了云南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文典响应政府号召,下决心把鸦片戒了,改抽大重九。当时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当时学生抽的是旧日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烟,刘抽的是三千元一包的大重九,所以学生有时便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也毫不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

一九五八年七月,刘文典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松竹斋掌柜张仰山危难之时捡来一个樟木盒子

1



都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即使对现已失传的手艺、物件也将其来龙去脉介绍得趣味十足。

民国往事

赵之谦远走江西赴任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那场战事,对于张仰山和他的后代子孙来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大清国的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可张仰山却因祸得福,几乎是稀里糊涂地获得了两件国宝级文物,并由此给张家带来道不尽的离合悲欢。

事情得从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晚清著名书法家篆刻大家、大师级人物赵之谦和京城琉璃厂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这三个男人说起。

郑元培那年39岁,长得鼻直口阔,虽是中等个头但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艺。他在几日之前就接到战报,说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陆,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郑元培知道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进行练兵,无论如何,士气可鼓不可泄,训练一下总比不训练强……

两个中年男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鸿兴楼饭庄的大门。走在前面的是赵之谦,他身后就是张仰山。

赵之谦运气不佳,乡试中了举人之后,殿试便屡试屡败。眼瞧着已届中年,进士的梦他是不打算再做了,鉴于手头短缺银两,赵之谦犹豫再三,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决定告别京城,远走江西,到鄱阳赴任知县。赵之谦的书法、篆刻在当时已经有些名气,他的篆刻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人称“赵派”。张仰山是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他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学养深厚,在篆刻技法上也颇有造诣。他崇拜赵之谦,视他为最要

好的朋友,如今赵之谦就要远走江西了,于是张仰山花重金在鸿兴楼为赵之谦送别。

赵之谦和张仰山在鸿兴楼门口难分难舍,告别的话是说了又说,张仰山执意塞给赵之谦一包银子作为盘缠,赵之谦推托再三,禁不住涕泪涟涟……

这两位正待拱手作别,只见郑元培在他们面前飞身下马。郑元培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侍从,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目不斜视,迈着大步向鸿兴楼走去。赵之谦眼睛突然一亮,高声喊道:“元培兄!”郑元培听到喊声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赵之谦,惊喜地迎上去:“赵之谦?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

赵之谦给张仰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提标。”又对郑元培说:“这是我在京城的至交、琉璃厂松竹斋的掌柜张仰山先生。”张仰山和郑元培就算认识了。

小太监急催张仰山办差事

张仰山的铺子松竹斋就在城南琉璃厂的西街上。这些日子通州吃紧,街上的行人明显少于往日,铺子里没什么客人,显得空空荡荡。

张仰山是个好静的人,生意上没有过多的追求,能守住这个祖业就行了。所以,在这样萧条的日子里,他不像别的铺子的掌柜们那样心急火燎地想撤,而是独自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专心致志地在一块乳白石的石头上刻印章。

小学徒林满江给张仰山端上新沏的茶来。林满江那年十六岁,通州张家湾人,他干活不惜力气,加上他生性忠厚,来松竹斋学徒还不到两年,已深得张仰山的喜爱。

林满江把茶碗放到张仰山的身边:“掌柜的,您歇会儿,喝口茶吧。”张仰山低头“嗯”了一声,拿起茶碗喝了一口,继续刻印章。过了一会儿,他仿佛感觉到林满江还站在旁边,于是抬起头来问道:“满江,有事吗?”

“今儿早上我去了趟库房,以咱们的货底儿,再过它十天半个月肯定是没问题,就怕万一这次的货要是再运不上来,那可就不好办了。”林满江的语调中透着忧虑。张仰山感到很诧异:“哦?安徽那边什么时候发出来的?”“上个月初二,已经一个多月了。”“算日子是该到了。”张仰山想了想:“那就再等等吧,要是还不来,你就到崔掌柜那儿去打听听。”

“昨夜夜里崔掌柜让人带了口信儿过来,说是货到了山东境内,正赶上长枪会配合洪秀全造反,专在运河上劫船,所以只能临时改走陆路了。”林满江叹了口气:“唉!这之前因为江南闹长毛,所以这回他们是特地等到了江北才走的水路,可谁想到好不容易避开了长毛,结果又出来个长枪!”

一个骑着马的小太监在铺子门口停下了。小太监并没有下马,而是尖着嗓子高声喊道:“松竹斋的张掌柜在吗?”张仰山匆忙跑出来,先恭恭敬敬地给小太监行了个礼,这才开口:“在下张仰山,请问公公有何吩咐?”“内务府刘大人有令,松竹斋即刻筹备素白官折五千翎,分三、五、七、日三批供应,不得有误!”

张仰山一听就急了,慌忙请求:“公公容禀,小店货源均在江南,因今年长毛闹得厉害,所订货品已经连续数月无法抵达,库房如今已近空虚,恐怕一

时难以凑够五千翎官折,能否请公公跟刘总管美言几句,再多给几日宽限?”

小太监有些不耐烦了:“宽限你?那谁宽限我呀?如今准你分三批供应,就是刘大人开恩了。这批货是急着送热河的,我说张掌柜,你要想明白了,这差事事关重大,交你承办可是你的福气!反正刘大人说了,要是办不好,你这松竹斋和我的脑袋就都没了!”张仰山欲言又止,小太监“哼”了一声,打马而去。

这一切都被松竹斋斜对面、茂源斋南纸店的陈掌柜看在眼里。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此时陈掌柜从门口走回来,得意地背着手在店里来回溜达,自言自语:“哼,给皇上当差,这回是要把自个儿给当黄喽!五千翎官折,我看你怎么把它变出来!茂源斋虽说吃不上皇粮,可也不会为短了几翎纸就没了脑袋……”

正在埋头扫地的小学徒庄虎臣,听了陈掌柜的这番话似懂非懂,他不由得直起身来,向陈掌柜投去了询问的目光。那一年庄虎臣十三岁,来茂源斋还不到一个月。

郑元培兵败后被张仰山救了

张仰山和林满江接到货匆匆返回的时候,一路上看到的景象已经惨不忍睹。清军迎击不及,八里桥终于失守,英法联军向北京开进。

张仰山和林满江赶着马车在小路上急驶。前面,一群清兵抬着一位受伤的将军从战场上撤下来,走过他们的身旁。张仰山问道:“是什么人受伤了?”“提标郑大人,他伤很重,得马

上找个郎中,不然就危险了。”一个清兵焦急地回答。张仰山吃了一惊:“是郑大人负伤了?快,快把郑大人放到车上来!”

士兵们还没来得及把郑元培放到马车上,一队英军士兵就出现在眼前。这是那个刚刚杀过人的威尔逊上尉,他率一小队士兵走下一个小山坡,迎面和护送郑元培的清兵猝然遭遇。英军士兵们来不及开枪,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一个英军士兵被清兵砍倒,他背囊中滚出了一个物件,这物件一直滚到马车旁张仰山的脚下。张仰山和林满江躲在马车上,惊恐地望着混战中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木盒子。

双方士兵不断地倒下,最后只剩下郑元培和威尔逊。威尔逊从军靴里拔出匕首,用身子压住郑元培,匕首尖一点点接近郑元培的胸膛,郑元培用双手托住威尔逊的手腕,双方竭尽全力地坚持着……

郑元培看见马车下躲着的张仰山,急呼:“张掌柜,帮帮我……”张仰山推开林满江,随手从地上捡起樟木盒向威尔逊掷去。樟木盒在空中翻滚着画出一道抛物线,砸在威尔逊的后脑勺上,郑元培抓住时机,双手将威尔逊握刀的手反转,用力将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威尔逊终于两眼翻白,倒下死去……